

“七一”特稿

羊铃叮当

王应军

天黑了，厦房内15瓦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娘坐在炕上纳鞋底，一脸忧愁。小龙趴在炕边写作业，眼泪吧嗒的。爹长眠在了祖国南疆的那片热土上。“娃呀，别念书了！”娘叹了口气，“念书能顶饭吃吗？再说娘也没钱供你。”“杨老师说，咱家有国家给的。”小龙啜泣着。“娃呀，那不是你爹的抚恤金，不能动。”娘撩起衣襟擦着眼角，“等你长大了，盖房娶媳妇用。”“娘，我想念书哩。”小龙说，“杨老师说，我只有把书念好了，才能对得起我爹。”是年，小龙读小学三年级，杨老师担任小龙的班主任。“咚、咚、咚”，一阵敲门声传来。小龙起身去开门。队长牵着一只山羊进了院门，羊脖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他把羊拴到院子里，迈步进了厦房。娘赶忙下炕让座，倒碗开水递给队长。“娃呀，队上给你家牵只羊，瘦小一些，刚下过羊羔。羊吃草，好养活，羊奶也能卖钱。”队长说，“小龙念书不能耽误啊！”“那谢谢兄弟了！可娃子没钱给队上。”娘啜泣道。“先欠着，啥时候有了再给。”队长说。娘抹着眼泪，点点头。小龙破涕为笑了。熄灯后，娘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小龙听：“村里人都穷，羊奶卖给谁呀？”第二天放学后，当学习委员的小龙抱着一摞作业本来到杨老师宿舍，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正坐在床上玩耍。“小龙，我想给儿子买羊奶喝。”杨老师问，“你知道村里谁家产奶的羊？”“我家有。”小龙高兴地回答。“噢！”杨老师递给小龙一只空瓶子，“小龙，你早上来学校，把羊奶搁到我的窗台上，下午放学，再把空瓶子拿回家。给你娘说，一瓶羊奶一毛钱，钱我一月结一次。”杨老师是军嫂，村小学唯一的公办教师。小龙跑回家一说，娘紧皱的眉头舒展了。每天放学后，小龙牵着羊牵着竹筐去村外。天蓝如洗，白云悠悠。羊在水渠边啃着青草，脖子上的铜铃叮叮当当。小龙拿镰刀割草，装进竹筐，给羊准备第二天早上的草料。一抬眼，小龙瞥见娘和伙计在地里劳动的身影。晚上，小龙趴在小方桌上写作业，娘总会端碗热羊奶让小龙喝。

过了一个月，一天放学，杨老师把一个信封交给小龙。小龙到家后，把信封交给娘。娘拆开信封，里面有三块三毛钱，还有一张纸条：娃子，你好！三十瓶羊奶三块钱，小龙每天路费一分，共三毛钱。小龙说：“啊！杨老师还给我发路费哩。”看完纸条，娘低下头，不吭声了。“娘，你咋啦？”小龙拽着娘的手。片刻后，娘才抬起头。“娘，你咋能……”小龙跺着脚，狠狠地瞪了娘一眼。“小龙，把这钱给杨老师退回去。”娘把一块钱塞进信封。小龙又跑到学校，见到杨老师，实话实说。杨老师不由一愣。她收了一块钱，又往信封里塞了八毛钱。“小龙，你娘爱你，别怨你娘。”杨老师又把信封递给小龙，“往后我娃还喝你家的羊奶。一瓶奶一毛钱给你娘，一分钱路费归你。”兜里装着卖羊奶的钱，娘脸上有了笑容。娘去供销社买日用品，给小龙买文具。钱攒多了，小龙就去镇上买了几本小人书。课后，小龙常把小人书借给小伙伴们看。一眨眼，放暑假了。那天歇晌时，小龙拿着统考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单、三好学生奖状，跑回家。娘正坐在院门口纳鞋底。小龙捧着成绩单、奖状让娘看。娘边看边抹着眼泪。队长正好从院门前路过，娘就把喜讯分享给队长。“你这娃呀，有出息！”队长拍拍小龙的肩膀，说，“你娘俩还不知道吧？那只羊是杨老师买的，还有那个铜铃……”院里树荫下，那只羊低着头啃着青草，脖子上的铜铃叮叮当当响着。“小龙，娘抽空做几双虎头鞋。”娘泪眼婆娑地说，“过些天，你给杨老师送去。”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为了救杨老师的丈夫，小龙爹牺牲了。



崭新的黎明(外一首)

胡忠喜

晨雾弥漫的时空隧道中一束光从1921年走来
天空中，潮湿的月亮为一封来信摺下带血的邮戳
树梢上的嫩芽正刺破锈迹斑斑的天空
透出一丝若有若无的亮光
你可记得那个人在煤油灯下一次次地把希望揉进纸张
当积年的青苔爬上井壁当蝉鸣在七月奏出乐章
时光的裂缝里渗出的，不是树脂是未曾干涸的墨汁和一个崭新的黎明
电报机中的春天
1921年的雪落在窗外按键上还残留着仓促的指温
电波穿过天线在冻土下犁出炽热的暗河
纸卷上的逗号正在解冻一个春天正在走来
这令人颤抖的春天

河流从不问(外一首)

唐筱毅

你让我们等待了太久
翻过带血的篱笆
在滚滚浓烟中举出镰刀，锤头
让胜利的消息传遍共和国的每一寸土地
要走向哪座峰顶，你问过吗
我问过风，风只把旗帜吹得更响。一定有人在计算每一步的刻度，而信仰不过是在泥泞中反复确认的足印
弹孔里渗着黎明，战壕中有太多沉默的姓名。从古田到遵义，月光洗亮的是枪管，也是决议上那行被圈点过三次的句子
大地从不改道，只把岔路留给迟疑的人
你的前方，雾岚太重
无数双脚踩出的车辙蜿蜒成一条河的走向而河从不问，它只流
回望者向前
一艘红船破浪前行
有人沿着船舷向船尾回望

这画面让我久久凝视
如此清晰的辩证——
回望者向前，在船行向东之中
继而，望向他们的背景
岸上屹立的丰碑与连绵的足迹
此刻，凝望的我与这一切
正在历史长河中缓缓流淌
而长河，从未停止
载着一代代人的身影
向同一个东方
奔赴
一粒火种
王苑茵
夜色缓缓融入湖
南湖上浮着一叶扁舟
一群怀揣着
整片土地和希冀的人在漫无边际的漆黑里
捻出一粒火种
这粒火种没被江流吞没
攀过井冈山层层叠叠的浓雾
碾过长征千里冰封的寒风
一路颠簸，始终不曾熄灭
一百零五个春秋轮番路过人间
当初微弱的火星
长成了照亮国土的光
受尽苦难的大地缓缓苏醒
田埂牵引着麦浪，街巷环绕星河
处处盛满了人间烟火
当年湖上的木舟早已隐入烟波
初心沉进河床，生出发芽的根
长风漫过黄土大地
我们循着先辈开拓的足迹
捧着心底滚烫的赤诚，逐光前行



商洛山

(总第2896期)
刊头摄影 张朝辉



北山漫记

任文

山居的早晨，是被一阵错落的鸟鸣唤醒的。整座山村静得像浸在凉水，只有鸟儿把啼声洒满山谷，热热闹闹地掀开了一天的帷幕。我和二弟坐在门槛上闲聊，他叹道，天天都是这么静。村里只剩几个走不动的老人守着家，连半大的孩子都跟着父母去镇上读书了，哪里还能听到人语喧声？我望着空荡荡的村口，想起了小时候孩子们追打笑着，田埂边传来农户骂骂咧咧庄稼的牛，被主人追得叽咕喳喳地跑。那时，整个村庄都是热闹的，那些热烘烘的声响，总缠在耳边散不开。我回北山老家已经一月有余，拆了老屋在原地基建新房。刚过午后，轰隆隆的雷声从大圣山方向滚了过来，乌云顷刻遮了半边天，只剩一角蓝天，飘着几缕闲散的白云。方才上坡时，满山野花开得灿烂，东一片西一团，把山点缀得格外鲜亮，满眼都是好风光。一路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往上走，左顾右盼，目之所及都是润人的绿，风里飘着小野花淡淡的甜香，随手按下快门，都是山野里鲜活的好景致。听见雷声，沿着原路匆匆往回赶，半路上撞见几丛蒲公英，有的开着嫩黄的小花，有的已成为蓬松的白绒球，忍不住蹲下来细看。那些白绒球像一把把小伞，在风里轻轻晃着。这不起眼的小生命，种子随风飘，落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抽芽，开花，从不挑地方，让人不得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一会儿，雷声渐远，乌云也散得干净，天空又变得澄澈明亮，几朵白云悠悠地飘着。屋后鸟儿又开始叽咕喳喳地叫起来，不知它们凑在一起，又在说些什么？突然想去访北山西沟小学。夜里落了雨，一早推窗望去，山岭笼在薄薄的雨雾里，像浸在一卷淡墨山水画中，恍惚间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吃过早饭，雾色顺着山脚慢慢退去，我便沿着门前的公路散步闲走。一路上遇见几个熟人，停下脚步闲聊几句，多年不见，乡音依旧，只觉得格外亲切。不知不觉便进了西沟，几十年前我任教的西沟小学，不知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早知学校撤点并校后就没了学生了，也听闻校舍已经易主，可还是忍不住想去看一看。乡村路平整宽敞，我走走停停，路边一片竹园里，新冒的竹笋拔得老高，路侧连片的麦田里麦子长势极好，紧挨着路边的小河里，水清亮得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叮叮咚咚的水声撞在耳边，一下子就把心泡得柔软了。流水顺着公路弯弯曲曲绕着走，岸边软软的水草，风一吹就轻轻晃，蝴蝶沾着水汽在草叶上飞，林子里的鸟鸣脆生生的，走一路听一路，只觉得满身都清爽。拐过一个又一个弯，终于走到那片开阔的岔口地，这里原来就是围着四面院墙的西沟小学。放眼望去，校舍的模样早已改变，学校也不存在了。我沿路到就近住人家闲聊，老人家告诉我，学校撤了之后，原来的校舍卖给了两户人家，早就推倒盖成新楼房了。我用手机拍照，恍惚间竟觉得琅琅的读书声还绕在耳边：“鹅，鹅，鹅，曲项向天歌……”那些扎着小辫子、背着碎花布书包的孩子笑脸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好像回到了握着粉笔站在土坯黑板前的那个年月……离开的时候，我拍了几张新建房的照片，权当留个念想。那些带着粉笔灰味儿的日子，还有那张和五年级毕业生拍的黑白合影，早就刻进了我的心里，成了这辈子抹不去的回忆。原来真正让人放不下的，是藏在心里的那些旧时光。

把根留在金鸡岭

顾勇

于金鸡岭上空，粪便洒遍岭上沟沟坎坎、坡坡梁梁的每一寸土地，滋养得此处沃野百里，远胜他乡。农人种下的大豆连年丰收，邻村油房湾的精明人甚至专门开办了古法榨油作坊。小麦、玉米更是年年丰稔。在普遍饥馑的年月，金鸡岭家家户户不缺口粮，引得外乡人纷纷来此联姻结亲。有人说，许多“下湖人”在云蒙山与金鸡岭之间的石板沟安家，至今还有些高寿老人保留着“下湖人”的乡音；也有人说，当年麻坪街地少人多，大户贾氏将二姑娘嫁到金鸡岭王家，殷氏将儿子入赘白家……除此之外，金鸡岭东北方向的前梁至西南山岭主脉，再到起洼梁水塘，向东至刘家屋后，有一汩大腿粗的山泉常年不断，流至岭下四亩地时，能听见哗哗咚咚的水声。这一脉清泉，滋养着金鸡岭的万物生灵。那时的金鸡岭，丰衣足食，名噪一时。谁料，这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在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被山外来的两个盗贼彻底打破。据说那两个贼人惯偷名贵珍宝、珍禽异兽，闻知金鸡岭后，在金鸡岭的洞外藏匿三天三夜，摸清金鸡岭活动习性。第二天夜晚，趁着雨幕，他们用一张结实的丝网围住洞口。黎明前，金鸡岭如常展翅欲飞，却被



听童安格的经典老歌《把根留住》，浓郁的乡愁在心底洋溢开来。年岁渐长，越来越想把老家留住，留住老井，留住石磨和碌碡，留住金鸡岭一切伴我成长的美好记忆。于我而言，那是最能让我心安的地方。金鸡岭位于洛南县麻坪镇正西方向三公里外，与麻坪隔河相望，南倚巍巍云蒙，西接淙淙起洼，北临蜿蜒陈台，村子曾有四百余人。后因村级行政区划调整，先并入油房湾村，后并入麻坪街村。无论如何划分，金鸡岭在麻坪人心中始终是一种永恒的存在，那打动人心魄的“金鸡”传说更是家喻户晓。据耄耋老人刘大爷讲，大约二百年前，金鸡岭上曾住着一对金鸡。其体型较家鸡略大，全身灿若金帛，羽毛美丽夺目。公鸡黎明即起，报晓三声；晌午鸣叫两声；傍晚再叫一声，声音清脆悦耳。母鸡相伴左右，翩翩飞舞，觅食捉虫。这对金鸡长年翱翔

